鮚埼亭集

鮚埼亭集卷第三十六

鄞　全祖望紹衣譔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題跋

先世告身十通

先太保唐公告身跋

朕加厚友恭有懷慈惠恩施左戚旣鍾慶于一門貴極上公又追榮其三世具官全安民遊心墳典屛迹邱園爲善恐人知信矣耳鳴之諭陰德有陽報甚于響應之如爰及孫曾實生賢媛朕緜鴒原之念毋喜鶴禁之冊妃方隆慈孝之至情豈限褒崇之常典噫周列太保立

面槐之班唐有冀方錫分茅之躔是爲殊渥肅闈幽光可特贈太保追封唐國公　儲極好逑旣遡慶源于慈壼曾門加惠并褒內則之淑賢乃由絲綸以光窀穸邊氏勤生苦淡勵志靜專有伯鸞婦之風冐爲隱髻有於陵妻之操靡厭辟纑竟能遂夫子之高不及覩女孫之貴鶴禁甫諧于佳耦偵軒宜賁于外姻噫揭阡表于南陽恩徼尤異疏沐封于東武伉儷俱榮可特贈唐國夫人

祖塋按先太保以下告身一十七道見劉後村大全集中每讀宋人文集兩制文字最多或疑其無益不知有

稱于世家之文獻非淺也太保爲先侍御公七世孫侍御由太平興國闈進士累官侍御史出知青州晚年自錢唐遷甬上弟興又自甬上遷居山陰而無嗣故侍御以子祖爲之後今越中東浦一支蓋甬上之小宗也理宗之母慈憲夫人出自吾家及度宗居東宮冊妃是爲慈憲之姪因推恩慈憲之三世而太保以下俱開五等之封以宗乘攷之國爵皆合予所見後村集十數本皆非二百卷之全者惟同里范侍郎天一閣所藏爲足本祠頭碑版俱在焉喜而鈔之令東浦影堂勒之石太保墓即在東浦賜府之西

先太師越王告身跋

朕友于朱邸施及青宮慈愛最隆眺外家而尤厚哀榮兩盡豈王父之可遺贈武翼郎全份溫恭德人寬厚長者款段下澤清貧不改于儒臞文駟雕軒貴盛實基于祖德屬儲妃之封拜宜世廟之褒崇㦤太傅周官而槐陰之峻豫州荆地協松夢之祥冥漠有知對揚無憾可特贈太傅追封豫國公　慈顏已遠於崇恭慶鍾猶子公爵既加于祖廟妣合從夫贈恭人眀氏秉性幽閒奉身冲約素勵龐嫂萊妻之操安于清貧曾有許負唐舉之倫異其風骨果孫枝之貴盛畢萃木之老蒼屬皇家

㬎稱閫之儀於戚畹厚褒崇之典賜枌田于大國品極
魚軒燎黃誥於寒原先生馬鬣既驗異人之奇中丞爲
外氏之美談可特贈豫國夫人
祖望按越王爲慈懿夫人之大父仁安皇后之曾大父
是時推恩慈懿之三世故晉贈太傅豫公其後度宗推
恩仁安之三世又晉贈太師越王其單夫人詞中所云
唐許奇中之説良足以補吾家譜系中掌故惜其詳不
可得聞矣太師墓在錢塘

先太師徐公告身跋

儲妃選慈懿之宗親親之意也禰廟峻公師之爵貴貴

之義焉乃賜恩言以旌潛德贈慶遠軍節度使全大節
信道最篤好善甚優平昔旦評著美名于里閈一朝天
定鍾餘慶于門楣茲作媲于元良亦來賢于華族既諸
吉禮追奬義方嚮建節封侯鵲表之題已久分茅胙土
臚揚之拜維新蕭爾後人欽予休命可特贈太師追封
徐國公　顧復湛勤報德之心罔極幽明雖異榮親之
意則同爰俊國封以光泉穸南陽郡夫人王氏儉慈是
寶禮法自閑孝敬著于閨房長厚聞于州里攻苦食淡
蓋隱君子之令妻隤祉發祥實王夫人之賢母並全四
德胡不百年然一門貴仕于天朝而奕葉聯姻于帝室

屬者儲君選儷猶子來嬪端由世積而然咸曰母儀之力噫彭城湯沐增拓于戶租防墓封崇有光于宿草可

贈徐國夫人

祖望按太師爲慈憲之父而穆陵兄弟育于其家宋史所稱保長者也潛藩之功非尋常戚畹可比夷考是時其一門雖貴盛前不蹈平原之覆車後不類秋壑之怙寵夷然在史鄭謗議之外可謂賢矣太師墓在蘭渚而夫人仍非從壙先墓之次穆陵即賜天章寺以奉香火哉蘭亭常屬吾家予過天章未嘗不低回流連也

先觀察告身跋

王者無私之言豈非公論聖人盡倫之至必用吾情贈
忠訓郎全思聰前華典刑遺民標致求之耆舊惟麗德
公近之稱爲善人如馬少游足矣有賢猶子實王夫人
屬重稱于國姻并追榮其尊行昔加勇爵殊未慰于九
原今階廉車益覩儀于兩禁可贈潭州觀察使　朕睠
棣華之外氏重稱國姻攷彤管之內言載嘉世母肆加
殊渥追奬徽音贈安人王氏禮法自持功言咸備用以
貧故少粟舉案之恭教之義方微示斷機之意芝之生庭
戶玉映閨房兹遇立于儲妃乃襃榮其尊行始占吉夢
允符女子之祥終錫嘉名無媿碩人之詠可贈碩人

祖望按觀察爲越王長子其次弟則申王大中仁安之大父也又次則徐公大節慈憲父也又次曰大聲尚縣主秦嶽祠是時以慈憲故追贈徐公以仁安故追贈申王而又推恩及于家督甚矣恩之沃也尚有少弟曰思受字大用以詩人稱其詠海棠曰少陵不賦海棠詩留待風流相國詞聞種錦窩三百本春風纔起蜀人思惜乎不詳其生平也

先太師申王告身跋

朕于私親靡不用情而加厚爾其伯父固宜越格以追榮贈宜教郎全大中書嬖留中志抗事外郡國無舉孝

興廉之詔徒修于家山林有游仙招隱之詩乃遯于野
逮儲妃之貴盛歎族老之凋零噫金紫惟亞一階足彰
尊寵燎黃以後二品卿發幽潛可贈金紫光祿大夫
冊拜儲妃甚矣慶源之遠封加世母旌其幹行之賢贈
安人陳氏謙柄力持禮防自守辟纑織屨相安衡泌之
貧服冕乘軒不見門闌之大茲來嬪于元子亦遴選于
華宗溥錫恩徽寧分存沒秩高銀信宜從夫子之階詔
俟金花追賁小君之號可贈高平郡夫人
祖望按太師乃仁安之大父是時推恩以慈憲為主故
徐公列于五等而太師尚止金紫及仁安正位贈申王

太師緋嗣以再從子昭孫爲後是生仁安太師墓亦在盛塘先兆之次近日吾家東浦譜系散失姚江學究邵廷采妄敘次之以中王爲和王以和王爲昌王以中王之父份爲義皆與甬上宗乘不合幸賴後村集所錄與甬上同得以斥邵氏之妄而正東浦之謬

先少師冏公告身跋

朕友于同氣若爲慰念毋之心遠矣慈顏猶仰體愛兄之意乃疏殊遷以賁蛋泉贈和州防禦使全純夫廉甚取名勇于求志短檠細字積勤不偶于生前疊組重圭餘慶徐覲于身後介弟篤鳥鴞之誼儲妃續姑姪之姻茲爲爾家希冏之榮可限有司褒崇之典噫出綸告墓

徒悲風木于瀧岡援鉞登壇尚應星躔于寶婺諒爾精爽歆此寵光可贈保寧軍節度使　朕念介弟之孝思恩其自出擇儲妃于望族詎亦因親爰出綸言以旌壼範爾贈令人趙氏荆練性淡巾帨禮嚴族稱邸嫂之賢睦于妯娌天厚善人之報宜爾子孫諧吉禮于春宮分寵光于夜壤噫嘗形垂世何慚列女之盡書燎黃告阡誰諳若人之不淑可贈淑人

祖望按周公爲徐公長子慈憲夫人之兄也尚縣主累晉少師周公夫人亦封周國夫人續娶崔氏感義郡夫人太府槐卿其子也周公墓亦在盤塘

先太師和王告身跋

慈憲篤友恭之誼恩寧厚于弟昆元艮諧窈窕之逑情莫親于父子出綸告第施澤漏泉爾武翼郎全昭孫博雅好修精明練事久儀上閣兩牧專城所至有甘棠之成陰其歸雖蓄艾而不載家無儋石初靡求于人知女作門楣亦可觀于天定甫成吉禮追獎義方噫金紫之穹遂超遷于三品燦黃以白猶照映于九原可贈金紫光祿大夫　朕孔懷王邸敢遺外氏之姻擇配儲宮樂得高門之女恪共婦職追獎母儀爾孺人趙氏挺秀宗姬來嬪儒族以女公事慈憲自牧謙卑從夫子出蕃宣

備嘗險阻篤生賢媛嬪儷元良誰獨無錫爾類之心世安有遺其親之理噫鶴禁鳳輦方以三朝而問安家服魚軒胡不百年而介福宜歆殊渥永播徽音可贈新興郡夫人

祖望按太師尚縣主嘗官湖湘之間勤事而死故穆陵一見仁安曰汝父可念而仁安曰故父可念湖湘之民尤可念也穆陵大許其對遂冊為東宮妃先是丁大全議納知臨安府顧巖女太后不甚許之至是聞仁安之語亦大喜國命雖去然仁安則固有保民而王之母儀不可沒也正位之後追贈太師和王葬于上竈

先少師節度使告身跋

民歌牧守方愬于棠陰國重親賢靡需于瓜熟宜擇朱幡之寄徑躋紫槖之聯具官全清夫宣慈而惠和辨智而閎達惜陰書棨甚于孤寒士之勤得雋詞場豈若愚溪侯之易在中朝吉士之目有西京循吏之風既至九卿而入承明復把一麾而去江海方且賦中和之政不當養慈惠之師屬以儲闈正人倫之始選諸戚畹得邦媛之賢如卿卿眷行蓋主婚禮輟宣城之半竹面奎閣之四松茲外族之孫榮亦我家之曠典名為燕閑實可論思憶東人欲留出既宜于美化西清侯對入尚告于嘉

猷可寶章閣待制提舉佑神觀仍奉朝請

祖望按穆陵之時吾家避遠權勢唯少師以科甲起累官至平江軍節度使判湖州然終未嘗攀援入津要也丙子而後太尉身在二府遂挾百口居三宮以北而少師已老得託痼疾杜門以終生平貴而不驕山陰唐氏嘗以山售于少師其先墓在焉少師售其山而不絕其展墓之道其後唐氏上書于少師願贖其山少師慨然歸之并不受其直當事欲建鮚埼亭書院時故址以徐公所賜葬屬于少師丙舍即還之官剡源並有文記其事

以上告身共十五道皆在景定元年

先太府承宣告身跋

古之用人左賢右戚未嘗限畛域分流品惟其才而已爾其官全槐卿仁厚而有智略儒雅而通世務居中補外資望寖高周旋數郡不巧取豪奪而用足無疾聲大呼而事成遺愛在人去而見思所謂慈惠之師廉平之吏朝方急士其可使之需次東郡乎外府事簡九卿班峻非特掌有司出納之吝盖將爲法從論思之儲可太府卿

祖塋按太府爲徐公次孫周公子官終承宣使夫人謝氏太皇太后之姪從也

先太尉參政告身跋

朕爲儲宮選適妃既告廷且成禮矣加惠于妃之同產親親之義也爾全永堅早孤而嗜學與女兄昔同其憂今同其樂不亦宜乎初補而直中祕不試而擢幕賓是然推恩錫勉進修以綦遠大可補承務郎直祕閣

祖望按太尉爲和王子累官保信軍節度使知臨安府參知政事見宋史宰執拜罷表其受任也在國事既去之後盡室扈三宮入北平遂野死其後吳下有全氏自稱太尉之後見于陳怡菴集按元史則太尉綦未嘗有還恐出于冒託予別有文辨之

族祖息耘先生詩卷跋

予家先世以詩人著者泉翁當宋之亡謝皐羽戴剡源與相唱和今世所傳月泉吟社載其詩其後息耘叟當明之初楊孟載諸公與相唱和所稱全王孫者也而息耘之詩不可得乾隆壬申杭人丁敬示予淡娛生詩卷其中息耘之詩在焉爲之驚喜按息耘諱斯立一字同古生其于泉翁不知世系若何大抵當是孫行家錢唐遭亂隱居不仕淡娛生者蓋亦杭之隱君子不知其姓氏息耘之詩曰志凝知濟境幽趣將自怡珍重菜根旨銖輕世味滋酌泉有餘樂煮石從取奇衣殘聊自適安

公復奚疑卷中自瞿宗吉而下凡十五人惜當時竹垞秀野錄元詩未及見也予宗人之在杭者微矣然予家之詩祖泉翁而宗息耘則皆杭之寓公也卷中尚有四明延慶寺僧正彌詩予幷取之以補高僧詩錄之遺

族祖眞志先生墓石本跋

眞志先生諱謙孫爲先侍御公之十世孫義田六老之一也義田六老者先生之父萩和府君諱汝梅四子長爲本然府君諱鼎孫次爲眞志府君諱謙孫次爲本心府君諱晉孫而正菴先生頤孫其季本然府君之子諱者亦其一也三世置義田以贍吾宗本然府君兄弟皆

學于陳侍郎和仲之門爲陸文安公楊文元公私淑高弟其再傳爲黄公南山明初大儒也明儒學案中失去其源流但爲南山立傳今補其世系于此

再跋眞志先生志石

眞志先生志石文有可以補金石之例所不備者其書其生也曰生于大宋景定七年其書其卒也曰卒于元泰定□年一日大宋一則但曰元而已此雖變古人甲子之例而抑揚之間殆有過之後世莫之敢也

三跋眞志先生墓石

眞志先生墓在城東小白山其旁有眞志菴奉香火今

亡矣先司空公集中有過貞志墓詩不知其石何以出于人間舊藏先儀部家予少搨一本三十年後訪其石則已爲竈下礪石其字剝落殆盡幸搨本之猶存也乃取故石重摹上之

先司空公女墓石跋

先司空公女許字屠辰州田叔矣未嫁而卒祔于王父檢討公墓旁地當崇法寺岡之南荆公葬女于此集中所謂鄞女墓者也其後爲魏王妃墓見于謝阜父詩至是而司空女又葬于此亦異事

先檢討公告身跋

明莊烈皇帝御諱是檢字故改檢討爲簡討先檢討公之告身在世宗時故仍是檢字及崇禎以後諱改之先贈公曰涿州□□□入相　新朝特請仍改簡討爲檢討以洩其□其□如此吾家祇版當世世仍用簡字以追體先人避諱之意其語載家乘中

先司空公論祭文跋

先司空公以不肯草青詞願改南院遂失揆席而袁文榮公因之得進此事所關甚大□□不能爲之表章眞闕事也論祭文中略及之曰羽儀雅峻于先朝介石彌堅于晚節蓋指此當以王文肅公墓銘爲證

先宗伯公諭祭章䟦

先宗伯公頗受沈文恭公鄉里之嫌遂與周文穆公同爲言路所指然其實宗伯最與江夏郭公厚其在東宮有保護之勞故文恭未嘗援之累推不用身後贈典乃光宗之命至熹宗時始行下耳

鮚埼亭集卷第三十六終

鮚埼亭集卷第三十七

鄞　全祖望紹衣譔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題跋

宋搨石鼓文跋

范侍郎天一閣有石鼓文乃北宋本吳興沈仲說家物而彭城錢逵以薛氏釋音附之者也錢氏篆文甚工其後歸於松雪王孫明中葉歸于吾鄉豐吏部已而歸范氏古香蒼然葢六百餘年矣是未入燕京之搨本也范氏藏之亦二百餘年矣予嘗過天一閣幸獲展觀摩挲不忍釋手范氏子孫尚世寶之

漢蕩陰令張遷碑跋

此碑以後出故完好其文敘張氏先世歷舉張仲張良張釋之張騫此乃六朝碑版攀援祖宗之濫觴然何以不及張安世張敞也蔽沛二字足以證二南之異文碑立於中平三年尚有碑陰一通予未之見

漢司隸魯峻碑跋

歐陽兗公跋是碑以峻遭母憂自乞拜議郎爲疑淇盤洲解之曰漢代風俗相承雖丁私艱亦多以日易月鮮有執喪三年者元初始聽行之建光復禁不許肅宗時越騎校尉桓郁以母憂乞身詔聽以侍中行服後其子

焉爲太子太傅毋憂詔聽以大夫行服避劇就閒與曾君之乞拜議郞同也盤洲之言核矣予謂古人惟金革重事始奪情豈有反置之清散之列者漢人不學無術此其一也近者詞臣丁憂多令在南書房供奉但不食俸耳江陰楊文定公言之天子遂皆令終喪斯之謂以孝治天下

漢昆陽令尹宙碑跋

尹宙碑整肅方嚴漢碑中之佳者也而考之歐趙洪婁之記皆未之有殆晚出者宙以州辟爲從事而碑以正色立朝稱之𦬆卽指州治爲朝漢唐人皆如此宋以後

不敢爲此語矣

漢北海相任城景君碑跋

右碑今在濟寧州學其自任城移置之故見于竹垞跋中碑文以麋爲眉以倉爲蒼以深爲柔以譯爲釋以韍爲拂皆古字畫之通其以衙爲禦則古字音之通也有誄又有亂亦唐以後碑所希碑陰一通見于趙德夫所著錄而洪文惠公未之見乃予家三本皆有之葢舊榻之完善者

漢史晨祠孔廟奏銘碑跋

東京隸墨其流傳于今者乙瑛韓勑史晨最爲完善書

法亦屬一家乙瑛碑祇敘奏而附以贊是碑祇敘奏而附之銘蓋法史記三王世家爲髯翁表忠觀碑所祖但是碑銘詞以談然崇爲韻旨甚訝之古韻有不可强通者如此等其一也

漢史晨饗孔廟後碑跋

韓勑二碑陰孔氏苗裔二十餘人以是碑合之惟故尚書掾河東太守彪已見韓碑處士褒則其父郎中宙見韓碑此外尚有五官掾暢功曹史淮守廟百石讚副掾綱而乙瑛碑亦有守文學掾龢史憲戶曹史覽皆屬闕里世系所當采者爰來連志之

漢孔廟置百石卒史孔龢碑跋

是碑蓋于歐公之跋以為漢家文書之式於此可見是役也出于前相乙瑛之請後相平踵成之而其作百石史令者則前令鮑疊也讚中極歸功于乙鮑蓋即後相平所作可謂不沒人善者矣

漢韓勑孔廟二碑跋

韓氏孔廟碑二其一置禮器碑也其一修廟碑也皆有碑陰洪文惠公但見前碑陰耳予均得見之幸矣霜月皇極之陋窓桑之誣已見于前人所論不具述獨其隸法流逸可喜

漢酸棗令劉熊碑跋

是碑見於酈氏注水經僅損一字迨王建則有風雨消磨之嘆矣近人所藏字不滿百予家有舊搨本尚可得什之五也王建據圖經以爲中郎之筆而洪氏疑之予謂卽非中郎要是名手

漢郎中鄭固碑跋

碑文譾劣之甚雜篆之波靡也逡遁二字歐趙洪三家以及近人疏注詳矣以疾錮辭愚意錮字卽痼字之通似校究公說爲勝其云大男孟子有揚烏風七歲而夭配食斯壇蓋祔葬者亦金石文字中一例也

漢淳于長夏承碑跋

漢人于碑碣中世系多不塡諱先儒已有非之者是碑于東萊府君不名獨太尉據得列名而右中郎將又不名不知其何說也其謬不待詰而著矣是碑在趙德夫時完好又四百年明人重刻之盡失其本色予家有豐學士萬卷樓舊搨可寶也

漢西嶽華山碑跋

竹垞以是碑爲漢隸第一其所見西陂本文字完好并篆額俱無恙因有驚心動魄之喜然則予家所藏爲豐學士萬卷樓中故物歷二百餘年不鈌不爛可寶更何

如平篆額左右有唐大和中李衞公諸人題其旁其下有宋元豐中王子文題幾無隙地

漢泰山都尉孔廟碑跋

竹垞謂范史孔伷之誤是已然謂宙卒于靈帝熹平四年則亦未確蓋宙卒于桓帝延熹六年趙德夫以爲延熹四年亦譌而竹垞殆因延熹之譌又展轉誤爲熹平也碑今在曲阜下半通已殘泐無有矣

漢執金吾丞武榮碑跋

任城武氏係名家故金石之文有武氏石闕銘有從事掾武梁碑吳郡丞武開明碑敦煌長史武班碑武氏石

室畫象石闕銘之人其名無考乃梁之兄班則梁弟字開明之子開明亦失其名榮則班弟以桓帝喪守元武勤事而死是碑爲舊搨故不比近日之漫漶僅存匡廓然已不逮洪文惠公所見之舊

漢宗氏故吏處士碑陰名跋

漢司空宗俱碑陰趙氏存其目而無說洪氏亦存其目而不錄其文疑皆未之見予家有之其上則宗氏故吏處士名七大字其下故吏十六處士四葢亦祗上一層漢碑陰俱無額獨孔宙碑有門生故吏名五大字而是碑更署以姓今碑不傳而碑陰孤行則幸以署姓之故

漢故圉令趙君碑跋

東京金石之文予最愛是碑之簡淨獨其銘詞則夸大不當耳洪文惠公以范史考之知其舉主楊公爲賜袁公爲湯而圉令之名反無從得然則不朽之資正不在金石也隸法雄渾嚴整惜校文惠所見時又蝕其什之二

漢魯靈光殿釣魚池甎跋

是甎之出在金明昌中高刺史曼卿跋之甚詳其甎字三行前二行皆四字末行多一字者舊刻也不知何時重摹直作一行則失之矣今重摹本在曲阜孔廟中前

殿東壁其曰五鳳二年魯卅四年足見漢世藩侯之禮
奉朝廷正朔仍各自紀元之證

魏公卿上尊號碑跋

四十六佐命之中而華歆爲之首昔龍而今蛇矣雖然
歆當牽出伏后時早爲曹氏私人矣惜是奏之不早耳
陳氏蜀志大書成都勸進諸臣之疏而是奏不登于魏
志竹垞謂其有春秋之微意焉然當勒石時彼四十六
佐命者亦豈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祗應遜東皂帽翁攢
眉一爲故人太息耳

魏修孔廟碑跋

以是碑爲陳思王之文梁鵠之書亦未有據其中謂孔子屈己存道貶身救世眞妄言也又云仲尼既沒文亦在茲何其言之不怍乎洪文惠公所訂元年二年之參錯尚其小焉者也

晉汲縣齊太公里表跋

漢崔瑗爲汲令自以太公之裔爲之立祀置碑見于酈氏注水經晉太康十年范陽盧无忌爲汲令又表其里盧亦太公之後故也尚父之明德遠矣碑稱汲縣發塚得竹策書太公遇合事埋策之歲在秦焚書八十六年之前蓋是時汲冢竹書方出无忌信而書之于策誣矣

廟中令勵有拓跋魏時碑一通

魏孝文比干碑跋

汲縣比干廟碑魏孝文唐太宗二碑齊名孝文之碑洪丞相最愛其哀傷頓挫之詞以爲宜其治道之典然其中曰吁嗟介士胡不我臣則自視過高矣碑刻完好無恙而隸法頗近唐人予疑其爲重摹本也

魏重修中嶽廟碑跋

是碑爲太安元年十月所立先是冠謙之居中嶽及魏司徒崔浩等敬信之謙之首勸魏主復嶽祠從之碑以東征西討并吞諸國之功皆由神助夫五嶽自屬明祀

如但以祈福爲言陋矣況又歸之一道士乎其隸書尚不墮拓跋晚年風氣

魏魯郡太守張猛龍碑跋

是碑立于正光三年太守爲西涼苗裔讀其碑葢一循吏也竹垞謂其得列于孔林葢以其有興起學校之功予謂拓跋牧守最無狀常伯夫馮熙至以石經爲柱礎而太守所爲如此可謂百鳥中之孤鳳然是碑書法不佳向非託于孔林亦未必至今傳也

梁始興安成二王碑跋

二碑盡于竹垞之作予觀六朝金石文字河北流傳者

多而江南絕少故二碑雖殘斷滅裂亦姑存之聊以充蕭老公家掌故也

東魏興和孔廟碑跋

是碑興和三年以頌李刺史仲璇修孔廟功而竹垞即以爲仲璇所作誤矣其書法雁雜最爲紕繆亭林譏之者備矣以其爲孔林之遺而八代俱在唐以前故錄之

北齊胡長仁重修郭巨碑跋

胡長仁者高齊胡太后之兄廢后之父世祖末爲尚書令後主即位和士開忌之譖其驕恣出爲齊州刺史長仁怨恨謀遣刺客殺士開事覺祖珽引漢誅薄昭故事

就州賜死是碑稱新持節恭帥武平元年初至齊州事也其字出于中兵參軍梁恭之其文出于騎兵參軍申嗣邕長仁之人不足道顧北朝碑版字體極麗雜而是刻獨整肅淳古有漢人風當爲索頭晚葉石墨第一

隋大業孔廟碑跋

隋碑傳世者最寡是碑立于大業七年縣令陳叔毅陳高祖之孫也實尸修廟之役是年帝征遼竇建德張金稱高士達迭起而王薄近在長山東方騷然顧叔毅猶能以禮教爲治靜以鎮之亦賢矣碑爲濟州秀才汝南主簿仲孝俊之文有孔長名孔子嘆者又足補孔氏世

譜之遺者也

唐貞觀孔廟碑跋

是碑隸法頗近薛純陀比干廟碑前列武德詔繼乾封詔附以太子閎請立碑之表其下又別列乾封祭文金人商曼卿題其後言明昌中大風拔木僵碑龜趺盡碎而文不傷若有陰相之者因更爲之座而植之亦異聞也唐初人書隋多作隨觀此碑知不獨開元太山磨厓文也

唐貞觀比干碑跋

太宗之詔與祭文俱工然謂三諫不從當奉身而退傷

其過激則又非也三仁之或死或奴或去皆隨其所處而各有至義存乎其閒輕爲之譏可乎鄭公不顧爲忠臣之語非至論也碑爲薛純陀繕寫極佳連名奏事者七八而長孫无忌高士廉不系姓是時二人殆行首揆事耶

唐貞觀晉祠碑跋

唐之得天下始晉陽故晉祠有御碑及其亡也亦惟晉陽爲能復仇當莊宗入汴時函梁君臣之首告于晉獻武王之廟亦當并告祠下以吐文皇之氣以慰唐叔之靈豈不壯哉竹垞謂上石之畫稍淺其後庸工鑿而深

之遂失墨妙予以舊搨與今本質之良然

唐高宗明徵君碑跋

攝山碑刻其以明徵君得傳者首是碑予謂高宗庸主也不足爲徵君重但江左二十餘州唐碑甚寡斯爲僅見故存之

唐敬宗皇帝碑跋

是高宗御製之文亦御書也元子死而贈帝六朝謬妄之禮嗚呼太子之死則天之酖也高宗憒憒不知雖復加殊恩以墓爲陵穹碑以志寧足雪燕啄之痛乎

唐升仙太子碑跋

則之爲升仙太子碑蓋以張昌宗爲王子晉後身夸子晉所以悅昌宗也如此穢筆何以尚傳嗚呼子晉之事固難信使果有之而辱以少艾汚以供奉雞皮之男妾何其辱與

唐垂拱少林寺碑跋

嵩山少林寺有大唐垂拱二年太后勑以寺中有冬筍生降勑志喜又有大周天冊萬歲二年皇帝勑以寺中仙緜白露之祥爲美寺僧合而勒之石嗚呼冬筍何不哀黃瓜求仙籐以爲瑞豈知流禍及于桑條□韋未艾也

唐太原王夫人碑跋

則天稱制爲其母曰無上孝明高皇后令三思撰碑而睿宗書之嗚呼紫色蛙聲之冊禮賊子之議言顧流傳至今者殆以睿宗之書與唯碑文雖不足觀而讀唐史則天本紀者不可不取以資攷證故錄之

唐開元太山摩厓搨本跋

開元祀太山銘摩厓刻之前明俗吏更以忠孝廉節四大字鑱其上舊文爲所毀者半天下之庸妄人有如此者予求得范侍郎天一閣所藏本完好無闕豈非百朋之珍乎封禪秦漢之侈心碑雖有微詞之言已漸媿初

年之勵精矣至于末路賀野無遺賢則其極衰也

唐涼國長公主碑跋

是碑爲元宗御製而蘇許公之文也開元天子之隸法以太山第一是碑次之石臺孝經又次之

宋廣平神道碑跋

魯公爲廣平作神道碑并書其人其碑皆第一流也而前者未之得見明嘉靖中從泥土出震川見而喜之以爲有足補新舊二史之遺者其旁有神道碑側記亦魯公作以補碑文之所未備此即古人碑陰之體潘王金石例未及著此名目也

元次山墓碑跋

魯公之書皆足重而廣平與次山則尤足重者皆其所撰碑并書也次山之卒楊炎巳爲之碑此乃故吏所立暇時當取唐史傳參校之

葉歙州神道碑跋

是碑乃葉法善之父贈歙州刺史慧明墓文世俗妄傳以爲追魂之筆者也古人之文無稱其子者間有之不過數語元人始濫觴如歐陽圭齋爲許圭塘父碑洋洋滿紙說者以爲跦于文章之體今觀是碑則唐人巳開其先文亦卑瑣之至獨其書可重耳

唐元次山陽華三體石銘跋

道州江華縣有岩次山以陽華名之而爲之銘自以分書寫其序而使江華令瞿令問以三體寫其銘蓋仿曹魏正始石經也次山文章上接陳拾遺下開韓退之而是刻亦爲金石家所希有足珍也

唐陽門橋亭碑跋

開元十有三年天子將封禪東嶽故齊魯皆治行宮御路次于任城陽門之橋築亭以榮翠華之過而守尉游方纂其文行尉王子言之隸書其碑則成于開元廿有六年明皇盛極將衰之時也

唐天寶嵩陽觀碑跋

以哥奴之穢而使徐浩書之故其碑至今存然弄璋杕杜之不曉豈能為此文者不知出于何人之手何不剷去其名一洗貞石之恥

唐晉獻武王北嶽廟題名碑跋

竹垞跋是碑謂題名乃晉王親行而通鑑但言遣救以為溫公之誤不知通鑑明言晉王先遣康君立救定州已而幽州兵攻無極乃自行竹垞讀之未終遽以為誤疎矣其所云幽州請和以為史闕按是役也李可舉倒戈返攻其主將故懼晉王之追而請和耳近日舊刻已

不存重摹之本不甚足觀予家舊搨可貴也

唐李代州墓碑跋

竹垞跋是碑但據五代史唐家人傳以求晉獻武王之弟所謂代州刺史者而不可得遂欲以克讓當之不知唐宰相世系表明有代州刺史克柔李嗣昭乃其假子也竹垞善于攷古矣而尚有求及詳者以是知援據之難也克柔之名在五代史嗣昭傳中亦有之而晉獻武王之弟克讓克恭克柔之外尚有克勤亦見于唐書原不祗家人傳中所述也

唐福州王審知碑跋

碑立於天祐之三年碭山賊將移唐鼎皆序與銘皆持誦梁王最諂侍郎于兢之文也可謂穢筆其序三代世系足與世家相參證

石晉柰河將軍碑跋

濟南七十二泉皆發于太山之麓獨未聞所云柰河者石晉天福二年有泰山柰河將軍碑鄉貢進士劉元之之文也其文不工書亦拙柰河之神而曰將軍又有夫人眞不典之祀也以五代石墨之希故存之

蜀廣政石經殘本跋

宋人所稱引皆以蜀石經爲證並不及唐陝本石經其

故有二一則唐石經無注蜀石經有注故從其詳者一則南渡後唐石經阻于陜不至江左當是故學宮頒行之本皆蜀石經不知五百年以來蜀石經何以澌滅殆盡予晉心搜訪二十餘年仁和趙徵士谷林始得其毛詩二卷自周南至邶風耳如以朝饑爲輖饑蓋異文也唐石經雖非故物然近來顧先生亭林考證之至詳世頗知晉心者而蜀本則絕無矣程克齋譏蜀石經謂其春秋以甲午爲申午以癸卯爲葵卯然其書既多自不無舛錯要之有足資考證者惜乎所見止此

吳越重修閩忠懿王廟碑跋

吳越已并福州而尚肯重葺閩王世廟可謂厚矣慕容傳鞭石虎尸視之有媿也夫斯錢氏所以保世也其文爲福州刺史彭城錢昱所作盖亦衣錦宗支也碑立于開寶三年而稱唐莊宗以復王業吾于是而知沙陀滅梁之功盖震耀諸藩耳目也

楊吳尋陽長公主墓志跋

吳王楊行密女尋陽長公主墓志近歲江都人發地得之其與王閩二碑皆竹垞翁注五代史時所未見也公主下嫁鄂州節度使劉存子存盖楊吳之忠臣惜其早死嗚呼李氏易代而後永興宮之慘可勝道哉

鮚埼亭集卷第三十八

鄞　全祖望紹衣譔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題跋

宋重修嵩嶽中天王廟碑跋

開寶六年重修中岳廟碑盧多遜之筆而孫崇望書之者也中州金石之文自葉井叔漸搜出而予所見者得之范侍郎天一閣二百年前搨本古香古歎更爲希有

宋重修大相國寺碑跋

是碑在真宗咸平四年宋學士白之文吳祕丞郢之書時值宋承平極盛之時披其登康阜之象蒞然行墨之

間而書亦雄渾不媿大家

南嶽夢英師說文偏旁字原跋

孟蜀成都有林罕所刻說文偏旁集字二卷晁公武曰頗與許慎不同而互有得失邵必嘗因仁宗之問及之其解字殊有可疑者夢英此碑蓋所以正之也嘗以之告郭忠恕郭答書謂說文字源惟有五百四十部子口字合收在子部今目錄妄有更改又集解中誤收去部在注中今檢點偏旁少晶蚩至龜玆五部故知林罕虛誕其書可焚郭氏篆學大家而議論與夢英合石爲樂閈錫所立今存西安府學

南嶽夢英師篆書千文碑跋

夢英篆書千文勒石關中乾德五年節度使吳廷祚所立也其陰有陶學士眞書之序以爲史籀殁而蔡邕作陽冰死而夢英生推崇如此函杖二字出禮記王子雍本

夢英十八體篆文碑跋

十八體者古文大篆籀文回鸞柳葉垂雲雕蟲小篆塡篆飛白芝英薤刀雄葉龍爪蝌文瓔珞懸鍼垂露是也宋初篆學之精中朝有郭忠恕吳有徐鉉兄弟蜀有勾中正而楚有夢英以沙門雄長其間西竺多材直探六

書之祕盛矣碑有十三家循環題詩則馬去非宋白賈黃中陳摶趙逢李頌盧岳許道寧何承矩呂端僧丞牙玄寶惠休是也郭氏所荅說文偏旁之書亦附于碑石

宋祥符天書磨厓石墨跋

祥符天書述以頌太祖太宗之功德其眞書絕佳予得之豐學士萬卷樓是石也元文貞公遺山親登岱宗顧未及見予得見之幸矣取以配唐開元太山石本誰曰不宜

韓魏公北嶽廟碑跋

魏公北岳廟碑文有典有則百世而下讀之肅然起敬

知爲社稷臣之手筆而天地間元氣所貫輸也讀之亦宜過顔太師公之守定部民條舉其政而記于碑予旣裝界北岳廟碑郎合之以定州政跡碑爲一冊

韓魏公定州政跡碑跋

是碑爲知定州衛規之序節推劉燾之書予謂當附入公安陽集後者

歐公瀧岡阡表石本跋

是表相傳有神龍攫去復還其說誕哉予居先君之喪客以是刻貽韙倚廬嗚呼予不以究公之推崇赫濯爲羨而以不逮其入爲愧恐欲待而無補也是表疑亦以

上石筆畫淺後有鑿而深之者失其本色惜夫

鮮于侁靈巖寺詩石本跋

鮮于公論新法最爲平允而黨人尚極恨之端禮門前之石偕其子綽並豫焉近見其留題靈巖七言石刻一紙詩筆之工不必言書亦清健可愛其上石在元豐三年

宋應天府虞城縣故跡碑跋

是碑乃紹聖中縣令章炳文所立歷敘地望陵墓詩文之屬凡二十七例令長而留意于此葢能以儒術飾吏治者楷法亦精工仿右軍

宋重摩唐儲潭廟祈雨碑跋

是碑在贛州唐虔州刺史裴諝立蓋大歷庚戌而宋嘉祐癸卯重勒之監洪州稅樊宗奭之書也竹垞至祠下親拓其額顧不詳其爲宋刻何與樊氏之書學顏公敬字以宋廟諱故闕畫

宋登封縣免拋科碑跋

登封以崇福宮祠之故免拋科宣和五年所降勅也知縣事蔡迪爲立石是碑立未久而伊洛化爲戎馬之場宮觀之膏屯矣噫

宋大觀御製五禮碑跋

道君御製五禮碑記其書法雄偉漢以後修禮書者唐之開元及宋而已碑石過巨募搨爲難予所得者爲豐學士萬卷樓本

宋龍虎山門道正王道堅牒跋

道君之好道甚矣此三勑皆蔡京所奉行也當是時天降魔君無以禳之而反昵于魔淪胥及溺自賊之不暇何以度人豈知上淸世界葢在五國城邀待君久矣

樓楚公三十六峯賦石碑跋

樓墨莊知鄉郡塞廣德湖以爲田予每過其祠未嘗不心薄之然墨莊有祖爲慶歷之人師有孫爲嘉定之大

老故豐惠之祠晝錦之堂梓里不加廢斥也墨莊知登封最與參寥厚故三十六峯賦乃參寥所書予裝界之以充四明文獻而抄墨莊嵩山之詩以附其後吾聞墨莊嘗擕嵩山之石以歸高孝而後南北隔絶攻媿乃築閣曰登封而貯石于其上其自爲記也三致意于京洛之遺五百年以來喬木消沉閣與石俱滅沒而碑刻尚無恙斯杜元凱所以惓惓于身後歟

建中靖國少林寺瑞芝圖跋

建中靖國元年西京留府下少林寺披薙勅于是寺僧進瑞芝圖大小一十二種各異其名知河南府王璹立

石鳴呼古者瑞光得則瑞芝出眞宗封禪而後芝至三萬餘本君子哂之況道君之世乎碑中內侍臣閻守勤乃元祐黨籍中人也十二種者曰拖石黃曰雙頭黃曰鵝黃曰鴨腳黃曰小紫團曰黑團曰小雙江曰花葉曰紫金黃曰印子黃曰僧笠紫曰大紫團足以補圖譜之遺

二蔡達磨石墨跋

嵩山少林寺有蔡元度所書達磨面壁之菴六大字又有蔡元長所書面壁之塔四大字皆奇偉元度書名稍爲元長所掩其流傳于世者唯娥江孝女碑是刻方見

其筆力然而逵磨雖異端乃爲二魔所汚則不幸矣

大觀御製八行八刑碑文跋

是碑當時想天下俱應有之今唯存鄭州本耳予得見于范侍郎天一閣八行之選宋史取士一法也當取之以證選舉志

游景叔墓志跋

游先生墓志雖言與横渠游而不言受業疑非弟子然其文則張公舜民其書則邵公餗其篆則章公粢皆元祐黨人之同岑而所鐫工人爲安民尤可珍予古修宋儒學案得之爲之喜而加殞

游景叔昭陵圖跋

唐太宗昭陵圖宋紹聖中直閣游公景叔所勒石也置于太宗之廟直閣題詞于上閩人黃華田有詩曰際會風雲自古難始終恩禮美貞觀漢家多少韓彭將不得銘旌一字看其語絕工予爲錄之碑尾

宋元祐黨籍碑跋

元祐黨籍碑世所見者皆西粤重勒本是刻爲故相梁公燾曾孫律所重勒而吉州饒祖堯跋之其中注已故者六十餘人則西粤本所無也內臣之後另書王珪之名而繼之曰爲臣不忠曾任宰臣章惇亦與西粤本不

同王丞相雖具臣故不應與章同列當以粱碑爲是也

劉凝之墓記跋

劉凝之墓記朱子所纂而門人黃銖以分書上于石先是淳熙已亥朱子守南康嘗修劉公之墓而未及爲文也朱子去後門牆亭榜無一存者紹熙十年章貢曾致虚來守復爲新之而求朱子爲之記嗚呼今日爲吏者有以先賢之墟墓爲事者乎朱子謂其尊德樂道之心知所先後天下之爲吏者尚其念之

司馬温公光州祠堂碑跋

温公光州祠堂宋紹定中州守何元壽所建節推葉祐

之爲之記祐之乃慈湖先生門人也元壽向但知其爲吳產而不知其淵原及讀祐之碑文有云蘇公焄蒿悽愴之論固也詩曰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祐之因是詩悟中庸之旨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慈湖夫子歎以爲千古不傳之妙夫子歿絕口不敢道者五年于茲何侯亦夫子之門人也因公之祠敢復誦之乃知元壽亦出慈湖之門臨川李侍郎丈穆堂方博考楊袁師友因以是碑符之

賀祕監逸老堂碑跋

祕監逸老堂碑吳丞相履齋所爲文張大中樗寮之眞

書趙侍郎汝楳之篆額也履齋賢牧守樗寮書家是本所當寶惜碑言祕監若不早歸必隊靈武之事索父子之倫祕監亦難逃天下之責因歎履齋之方嚴其後對穆陵謂臣無彌遠之才二語即此碑已驗之

逸老堂碑跋二

樗寮爲參政孝伯子熟于典故說乾淳事如寶掌李心傳以爲畏友有潔癖其書法冠于晚宋而清容以爲書法之壞自樗寮始謂其晚年人益奇書亦益放今觀是碑何放之有予所見樗寮墨跡甚多並不見其如清容所云者

開慶已未勅書跋

開慶已未勅書下廣西桂州以元人師退獎諭守者勉其後勅帥臣因勒石然是時北風競甚勅中尚自夸大得無魚游沸鼎之中乎帥臣謝表亦附石尾

樓氏晝錦堂跋

吾鄉以晝錦著自王太守周始其後或曰錦照或曰錦樂或曰錦里余趙王諸家皆是也唯是碑在豐惠祠中雖殘斷尚存豐莊之德不足致此遐祚其亦正議爲之先攻媿爲之後乎

攝山游嘿齋題名跋

攝山題名極多然漫漶者十九吾友陸使君南圻求得游文清公嘿齋題名一通請爲跋尾按嘿齋兄弟並爲張氏湖湘高弟而授其學于漫塘劉公宋史不著漫塘之學所出非也因南圻之請特著其源流焉

蘄州白龍洞題名跋

嘉定癸酉蘄州安撫方信孺判官陳孔碩祝瑞慶節過白龍洞以篆書題于石極偉方在宋史有傳而陳則朱子門人也足以重茲山矣

党承旨普照寺碑跋

南渡而後郭忠恕徐鉉之篆學無有繼者而党承旨獨

以其墨妙雄于河北承旨與稼軒友善稼軒之詞承旨之篆眞河北雙絶也予得其濟州普照寺篆碑四通明昌六年四月寺僧知照所立石

党承旨杏壇二大字跋

淸容跋承旨所篆杏壇二大字以爲風雩之意藹然千載一日今相去又四百年豈非孔林之墨寶耶承旨署名自稱門生亦新奇歐陽公曰受業者爲弟子受業于弟子者爲門生承旨源流得無遠乎

雪庭西舍記跋

屛山李之純爲金代文章大家著述多于滏水而今不

傳唯永樂大典中有其集屏山援儒入釋推釋附儒旣已決波排瀾不足爲怪其所著鳴道集說一書濂洛以來無不遭其掊擊近見其雪庭西舍記石本猶此說也其引致堂讀史管見以爲致堂崇正辨之作滿紙駡破戒之說而實未嘗不心折于老佛嘻屏山佞佛已耳亦何用取古人而周内之石立于興定六年

金沙門福迎墓志跋

金延津縣建福寺南浴堂院主福迎墓志勒于大定十年不曰塔志而曰墓志失金石之例矣其文爲臨渙酒監劉公植所作而安定程轂之書甚工故存之

程少中墓碑跋

少中碑爲遺山所作足取重矣文言少中世居洛陽元魏遷雲中遂爲東勝人而碑首曰兩程夫子之後何其愚而謬乎遺山若見必唾之矣

元重修太一廣福萬壽宮碑跋

至元三年重修衞之太一廣福萬壽宮翰林王學士鶚之文也文于太一教之源流詮次最悉其略謂張道陵之學本出於道家者流而其法之所寓兼及于醫家者流太一蓋其支派也今天子護育斯民之道備矣然猶推尊方外之教者良欲解人之厄錮人之疫福人之善

所以始終敬信而不怠其言有分寸得儒臣之體非漫成者書法亦員勁可愛

元刻司馬溫公投壺圖跋

唐志中有上官儀諸人投壺圖見雜藝術家迨溫公圖出則以爲可以治心可以爲國可以觀人于是尚奇傳者絀而古人之禮意見矣元至正中山東廉訪麗兀亦思剌丞性言爲刋于獄祠明嘉靖中又重刋之予得至正舊本于里中靑山葉氏爲跋其尾

揭文安公天一池記跋

張眞人龍虎山天一池揭文安公爲之記并爲之書別

有天一池三大字吾鄉范侍郎東明築閣貯書亦取以水制火之旨署曰天一閣而鑿池于其前雙勾文安三大字將重摹以上石未果而卒今其舊刻歸於予

元大德孔廟碑跋

大德中加封先聖祀以太牢碑文用蒙古書而旁注眞字予所收蒙古碑凡三紙其一純用國書不可曉欲令人譯之而未及也其一雖冠以眞書而亦頗難通唯此碑爲最又出於孔林足以入儲藏之錄

元哈討不花祭祀莊田碑跋

哈討不花爲元浙東副都元帥汝州郟縣人也其父乎

章肇武惠公世祖勛臣是碑奉其母命爲置其父之祀田四明汪灝爲之撰文惓惓以子孫世守爲屬予觀漢隸如金廣延爲母紀產碑尚登于錄況是碑乎嗚呼宗法既壞周禮圭田之制不舉而卿士之家各置祀產以爲烝嘗之計乃門戶有消長欲保其長存亦難矣則哈討不花之留意於此而求金石之文以警其後雖亦未必果足以永保然不可謂非苦心也汪灝字季夷吾鄉奉化黃甘里人有蠟臺集

慶元路學宮塗田碑跋

慶元學之塗田在大嵩者元時爲阿育王寺僧所據以

堯易腴指熟爲歟副廉訪李端清而書之立碑爲志學正虞師道之文也嗚呼天下最健者沙門而諸生爲弱豈徒慶元爲然

石鼓文音訓碑跋

石鼓文音訓碑元恆山潘迪所立也其時歐陽圭齋爲祭酒潘爲司業黃晉卿爲博士太學中一時之盛而石鼓亦得豫其考索予嘗見北宋搨本有彭城錢逵釋文祇據薛尚功一家錢氏自以未能盡其同異爲恨使見是碑不稱快耶予嘗審定石鼓以爲必不出於秦以前惜不起諸公共爲疏通證明其說

元皇姊魯國大長公主文廟金博山鑪碑跋

碑言皇祖龍飛皇國舅按亦那演以佐命勛爲世婿王于魯謚曰忠武王之孫帖木兒亦建大勛號按替兒圖那演由是洪吉烈氏益大王尚囊加真公主尋封皇姑魯國大長公主子孫不剌尚相哥剌吉公主子今魯王禮嘉世立主以白金百兩造金博山鑪一又五十兩造金盒一馳驛致曲阜文廟神位前祠以太牢其文國子司業劉泰所作也碑立于泰定元年以公主致敬於孔子自來所希有者

王秋澗神道碑跋

文定神道碑爲其子公孺所自述附見秋澗大全文集而石刻已不存矣明宏治辛亥華容王府君儼守衛輝拜于墓次慨然與前哲之業重爲勒石而復其祠清其地窆碑煥然嗚呼羊叔子自佳耳亦何豫人事今世之長民者安得古道如斯乎三復華容題後不禁憮然

萬氏永思堂石刻跋

是乃四忠家法所見不徒乎澤也吾鄉世家莫享遐祚于萬氏四百年來未替石藏于季野先生家季野身後其子不能守今歸于董氏

明宗室青陽子消寒九九圖跋

明之宗子以風雅著者極多秦藩則賓竹小鳴集最著
簡王誠泳所作也同時有青陽子者亦秦府宗支計其
時當與簡王不相遠有石本消寒九九圖每圖各系以
一詩而歸于安靜以養微陽之意顧但署曰青陽子而
不列名竹垞葺明詩亦未見此圖也

棟塘李翁石刻家傳跋

棟塘吾鄉之耆德詳見杲堂所葺棟塘小志中予從董
丈子畏得其家傳石本乃陸文裕公作而衡山之筆也
詢之李氏亦無此本因以歸之其裔孫昌泉

陳后岡題名跋

鼓山有四明流人題名不知爲誰某也范侍郎東明審定之以爲后岡明人重館閣苟過外遷卽侘傺不聊后岡一麾之後所以自稱如此然使學道人處之正不作是態也

慈元全節廟碑跋

宋楊太后殉厓山之難至明宏治中而布政劉公大夏始爲之廟陳先生獻章始爲之碑陳先生書法最工其所用爲江門茅筆嘗稱之爲茅龍其書慈元廟碑尤加意相傳上石時先生親臨視刻工故毫髮無遺憾予謁祠下搨其碑而跋以詩曰高曾向孟皆賢后尚有芳魂

殉落輝一洗簽名臣姜辱虞淵雙抱二王歸竊自以爲
工足附陳先生之碑以傳也

明開封府學石經碑贊跋

嘉祐開封石經入明歸于學宮殘斷不完河南按察使
廬陵陳鳳梧嘗立石紀其本末今亦無矣予從天一閣
得見之其略曰篆變而隸隸變而楷去古失眞魯魚亥
豕漢唐崇文乃立石經字體漸正大義未明五星聚奎
大儒篤生啟關抽鑰昭映日星重勒石經版之太學天
球河圖龍翔鳳躍陵谷變遷學淪于水殘編斷章所餘
無幾皇明右文視如石鼓遷之學庠爰置兩廡按是碑

以宋刻石歸美于諸儒其考据未聚方勒石時楊南仲胡恢邵必之徒爲之諸儒尚未出也惟汴京太學渝本一事非是碑無以知之爰錄其語而爲之跋附入石經之尾

林泉雅會圖石本跋

是會創於先宮詹公其同事者周尚書吳光祿林僉事陳宮允丁中丞周觀察黃比部屠辰州趙比部十人辰州爲社長然未有圖也宮詹下世宮允辰州及黃比部俱相繼逝于是又參以徐陸二廷尉萬都督陸別駕周侍御復爲十人始爲圖有墨本又有石本其後光祿下

世又參以施都督淡石本中尚無施公以其未入社也杲堂紀之未詳

林泉雅會圖跋二

吳公太白以論國本罷御史光宗卽位起副尚寶已而長鴻臚又副大理乃以南光祿卿致仕予嘗于周文穆公家見其所序公歷仕官簿如此天啟三年林泉詩社勸石公年八十爲席長而杲堂以爲泰昌改元公已卒贈光祿可謂紕繆之甚者今鄞志皆本之向非石本之存何以訂此譌乎

林泉雅會圖跋三

是會以先宮詹公經始其後爲圖上石宮詹久已下世而以漢隸題四大于卷首者宮詹從弟素徵先生天麟也先宗正公之次子是時吾家諸祖多工書先生以漢隸名先和州公之叔子思若先生諱天駿以行書名宮詹次子非堂先生諱大震以草書名先應山公次子務觀先生諱大科亦以行書名而非堂于各體皆工今多散佚

鮚埼亭卷第三十八終